

解决巴以冲突 为何这么难？

□唐继赞 / 文



2000年9月29日，以军封锁圣殿山上的阿克萨清真寺

新世纪伊始，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却依旧硝烟弥漫，干戈迭起。

巴以争端有其历史渊源。巴勒斯坦地区位于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故称迦南地，在《圣经》中有“到处流着奶和蜜”的肥沃热土之称。犹太人原属生活在阿拉伯半岛的闪族的一个部落。公元前18世纪，他们在部族领袖亚伯拉罕的带领下，迁徙至迦南地，同当地的土著人和睦相处。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大规模兴起。阿犹两族便开始了长达百年的土地争夺大战。

英国殖民主义的分治政策，对巴以争端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巴以争端之初，摩擦仅仅围绕对土地的占有、草场的放牧、邻里间生活习俗的差异等小打小闹的非政治性问题；但是，英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先于1915年在《麦克马洪书简》中许诺阿拉伯人在大战结束后建立阿拉伯国，又于1917年11月发表了《贝尔福宣言》，明确同意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之家”。这种两面派政策，大大激化了巴以“谁是巴勒斯坦主人”的矛盾。1947年11月，英国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联合国大会不顾阿拉伯国家的反对，作出了分治巴勒斯坦的181号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地区同时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并对领土作出了偏向犹太人的具体划分。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而阿拉伯国则因当时的阿拉伯国家一致反对181号决议而未能成立。以色列国成立的第二天，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发动了讨伐以色列

列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巴以争端从较小规模的争斗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仇怨越结越深，巴以争端也成了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最为复杂的地区难题。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阿以之间可谓战火绵绵。小打小闹的流血冲突多不胜数，而规模较大的大战就打过4次。1973年10月6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联手，从西奈和戈兰高地两条战线同时对以色列发动了闪电战。这场作为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十月战争”，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阿拉伯人的士气。同时，这场战争引起了国际社会对阿以冲突的高度重视，揭开了政治解决阿以冲突的新纪元。

“战伐乾坤破，疮痍府库贫”。中东战争极大地消耗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实力。据统计，仅4次中东战争参战各方投入的费用及造成的损失累计超过了5000亿美元，伤亡人数在16万以上。

有道是，“乱世出英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巴勒斯坦人民在境内外开展着各种各样的斗争，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简称“法塔赫”）也应运而生，并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登上了国际舞台。而阿拉法特——这个被人们称为“巴勒斯坦的希望之星”的传奇人物，也开始在抗以斗争中脱颖而出，威震中东大地。

阿拉法特1929年生于耶路撒冷。血气方刚的阿拉法特参加了第一次中东战争，战败后举家逃往埃及。1961年，他在科威特与战

历次冲突留下的镜头



4日夜晚，拉宾在位于特拉维夫市中心的国王广场向10万人和平集会发表演说后，被以色列一右翼极端分子开枪击中，诀别了中东和平进程。拉宾“壮志未酬身先死”，未能走完巴以和平之路。但人们相信，和平——巴以人民心中永恒的梦想，总有一天会得以实现。

巴以和谈，可谓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2000年戴维营巴以美3方首脑会议。巴以人民和国际社会一度曾对它寄予极大期望，然而最终地位谈判需要解决的几个棘手难题，却让这次会议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巴以最终地位谈判的主要棘手问题有以下几个：耶路撒冷的最终地位问题、难民回归问题、水资源分配问题、领土划分、安全安排和犹太人定居点的命运问题。这次实质性谈判表明，最大的障碍是耶路撒冷的主权归属问题。基于宗教历史、民族情绪，耶城地位十分敏感，双方都不敢轻易让步。以色列宗教极端势力和反对党利库德集团在峰会前曾扬言，如果巴拉克敢在耶城地位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就让他立即下台。阿拉法特不仅不能辜负巴勒斯坦人民，还必须照顾到阿拉伯人乃至全世界穆斯林的情绪。他曾表示绝不能把800万巴勒斯坦人的利益置于全世界20亿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利益之上。另外，双方都把耶城作为自己国家的首都。阿拉法特多次宣布，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一定要建立，而以色列议会在1980年就

友阿布·杰拉德等人秘密筹建了“法塔赫”及其军事机构“暴风”突击队，接着率领“暴风”突击队在被占领土打响了对以武装斗争的第一枪。从此，他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在中东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了。阿拉法特之所以具有传奇色彩，是因为他多次在敌人的暗杀中化险为夷。众所周知，以色列的“摩萨德”堪称世界一流情报机构，其活动范围之广、手段之高明、行动之诡秘，让人惊叹。而阿拉法特始终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头号暗杀目标。1985年10月1日，以色列在得到“摩萨德”的确切情报后，出动8架F-16战斗机和两架波音707武装空中加油机，长途奔袭了突尼斯首都南郊的巴解组织总部所在地。原计划9月30日晚上回总部的阿拉法特，因临时有紧急任务未能按时返回，让“摩萨德”扑了个空。最为神奇的当属1992年4月7日的空中飞行了。当时，阿拉法特访问苏丹后乘一架安-26双引擎飞机前往利比亚南部的萨拉地区，准备视察设在那里的巴勒斯坦游击队训练营地。当飞机进入利比亚领空后，突然遇上了50年不遇的特大沙暴。失去了控制的飞机，如同断线的风筝，一头扎进了沙丘，机身断成3截。机组人员和部分随行人员不幸遇难，而阿拉法特却只擦破了一点皮。

阿拉法特平易近人，生活简朴。为了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事业，阿拉法特放弃了结婚成家的念头，数十年一直过着独身的生活，自称巴勒斯坦事业就是他的“妻子和恋人”。直至1988年巴解决定放弃武装斗争、走和谈之路后，他结识了比他小34岁的苏哈，并于1991年底才结成良缘。如今，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虽然已不在战场上赴汤蹈火，但却仍在为实现巴以永久和平而奔波忙碌着。

1993年9月13日，在华盛顿白宫的南草坪，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时任总理拉宾的手长时间握在一起。这一震动世界的历史性握手，标志着长达半个世纪的巴以对立关系开始走向和解。巴以和谈正式启动，给中东地区的和平带来了希望。经过近百年的争斗和几十年的腥风血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最终认识到：彼此谁也吃不掉谁。在国际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的20世纪90年代初，巴以终于“铸剑为犁”，走上了和平解决百年恩怨的道路。

在谈到以巴以和谈为核心的中东和平进程的时候，人们不会忘记和平进程的先驱——埃及已故总统萨达特。军人出身的萨达特，曾经指挥军队同以色列征战几十年，最后终于作出了同以色列和平解决领土纠纷的抉择：1977年他主动出访以色列，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通过艰难谈判于1978年同以色列总理贝京达成了“戴维营协议”，并于1979年签署埃以和约，收回了“六五”战争中失去的西奈半岛，开创了“以土地换和平”的解决领土纠纷的先河。由于对中东和平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他被授予1978年诺贝尔和平奖。萨达特虽然1981年10月6日在接受军事检阅时不幸遇刺身亡，但埃及人民、全体阿拉伯人民和世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阿拉法特和拉宾沿着萨达特的足迹继续前行。阿拉法特不顾反对派的反对和激进派的劝阻，团结和调动积极力量，毅然走上了同以色列和解的道路。拉宾也不顾国内反对党和极右势力的阻拦，以大无畏的精神承认了巴解组织。在1993年9月9日交换的信件中，

阿拉法特承认以色列在和平与安全中生存的权利，拉宾则回应承认巴解组织为和平谈判的巴勒斯坦人代表。他们因“历史性握手”而同获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

1995年11月



国际社会都非常关注巴以问题



希伯伦大街上以军士兵警惕地注视着对方

定为以色列永恒的不可分割的首都。由于这些原因，双方在峰会上对耶城地位各执一词，无法达成一致。

其实，任何谈判的成功和协议的达成，都取决于双方的互谅互让。然而，戴维营峰会要解决的难题过于棘手，很难逾越。巴以双方领导人敢于作出妥协的余地 and 胆略受到严重束缚，都承受着各自内部政治斗争的严重压力。戴维营峰会失败后，美国人虽把责任推给了阿拉法特，但他回到加沙时却受到了英雄般的隆重欢迎。由此可以推断，如果当时阿拉法特委曲求全，作出让美国和以色列满意的让步，协议是达成了，而他自己可能就有家难回了。

2000年9月28日，以色列反对党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不顾巴勒斯坦方面的反对，强行“造访”坐落在耶路撒冷老城的伊斯兰第3大圣地阿克萨清真寺，导致了1987年巴勒斯坦大起义以来巴以之间规模最大的流血冲突。截至目前，已有404多人丧生，六七千人受伤，其中绝大多数是巴勒斯坦平民，而冲突仍在时断时续地进行着。

和平进程不进则退。此番流血冲突，导火索是沙龙一手点燃的，其实质却是戴维营峰会失败后巴以最终地位谈判没有进展的后果。经过半个世纪战争和流离失所折磨的巴勒斯坦人，盼望尽早收复5次中东战争中失去的土地和其他民族权利，并早日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因此，他们对承诺年内解决巴以冲突的巴拉克抱有过高的期望值。然而，至关重要的戴维营峰会的失败，使和约的签署遥遥无期，巴勒斯坦建国也将面临困难。巴解不得不宣布再次推迟建国的日期。这一切使巴勒斯坦人大失所望。沙龙以进入圣地的形式放了一把火，点燃了这次流血冲突的导火索。接着，以方和巴方领导人的一些过火的行动使得冲突失去控制，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已经持续了4个多月的巴以流血冲突，给巴以和谈的再次恢复制造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冲突之初，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积极进行斡旋。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停火协议并未得到执行，冲突未能得到平息，和谈也未能步入稳健的轨道。

巴以旷日持久的流血冲突，自然会给中东局势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巴以和平进程不会就此消亡，中东局势也不会因此而失控，以致导致局部战争。首先，巴以双方从领导人到绝大多数公民都不愿再回到暴力年代。其次，多数阿拉伯国家

也不愿再同以色列兵戎相见。再者，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主题的情况下，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也希望有一个和平的中东。所以从目前情况看，巴以流血冲突演变成地区战争的可能性基本没有。

按照联合国181号决议，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应该在1948年与以色列国同时建立。然而，由于决议对以色列的明显偏袒，遭到阿拉伯国家一致反对，巴勒斯坦国未能建立。尔后由于4次中东战争和巴以争端的激化，巴勒斯坦的建国问题直到1988年11月才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阿尔及尔会议上被正式提出。

巴以和谈开始以后，根据巴以奥斯陆协议和巴以达成巴过渡自治阶段的安排，巴解组织宣布在5年过渡自治结束时，即1999年5月4日，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一个具有国土和国家机器的巴勒斯坦国的诞生成了巴勒斯坦人民在世纪之交的最大期盼。

但巴勒斯坦人民前仆后继、艰苦奋斗了半个世纪的建国目标，未能在20世纪实现。巴勒斯坦建国日期的第一次推迟，是由于时任总理的以色列右翼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在和谈中推行的“三不主义”（不谈耶路撒冷地位、不谈停建犹太人定居点、不谈巴勒斯坦建国）和拖延政策，这些致使巴以和谈停滞不前，也耽搁了预定的巴勒斯坦建国日期。另一次则是因阿拉法特在国际社会的劝说下，从实际出发，放弃了单方面建国的设想，把建国日期推迟到2000年9月13日。戴维营巴以美峰会失败后，巴以和谈又陷入停滞状态。双方都为打破僵局作出努力，但无济于事。在预定日期临近的时候，阿拉法特曾宣布巴方考虑单方面建国，但巴拉克威胁说，如果巴方单方面宣布建国，就意味着巴以和谈的成果丧失殆尽，以色列将吞并属于谈判范围内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大片被占领土。2000年9月10日，巴解组织中央委员会在加沙举行全会，决定把原定9月13日的建国日期推迟到年底，具体时间将在11月15日的会议上视情况决定。这是在巴以和谈有可能完全破裂的紧急关头，巴勒斯坦领导人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采取的明智之举。巴解能够作出这一艰难抉择，得到了美以的欢迎，赢得了希望中东稳定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和赞扬。

然而由于尔后形势的急转直下，原定11月15日的巴解中央委员会会议未能如期召开。而久久不能平息的大规模巴以流血冲突和和谈的停滞不前，又使这一计划最终泡汤。这样一来，巴勒斯坦人的建国梦便跨过了世纪门槛，成了名副其实的“跨世纪工程”。☆

(责编/董国政)



巴青年用弹弓进行还击